

馮承鈞譯

西域南海史
地考證譯叢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馮承鈞譯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再版

(91)

西域南海史地

譯叢 冊

每冊定價

四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述者

馮承鈞

編輯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林懷民)

叙

我從前介紹法國漢學家的著作，要以長篇研究居多，可是未經長篇研究「綜合」的短篇考證，尙有不少，就嚴格說，諸漢學家考證的粹粹，即在這些碎金片玉裏面，我雖然輯了三編「史地叢考」，採集了十幾種短篇考證，可是還有遺漏，我現在搜集的這篇「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內容與史地叢考大致一樣，可是詳略不等，從前對於原文的附註，多從省略，本編則盡量翻譯，本編所採之研究，出於通報者八篇，出於亞洲報者一編，出於「梵衍那之佛教古跡」者一篇，出於河內遠東法國學校二十五年紀念刊「亞洲研究」者二篇，都爲十二篇，其中有十篇是伯希和的研究，有一篇是斯坦因的研究，有一篇是馬司帛洛的研究，嗣後更有所得，當輯續編。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馮承鈞識

目錄

庫車阿克蘇烏什之古名	一
中國載籍中之梵衍那	九
魏略西戎傳中之賢督同汜復	十五
蘇毗	二十三
玄奘沙州伊吾間之行程	二十五
景教碑中叙利亞文之長安洛陽	三十九
支那名稱之起源	四十一
唐元時代中亞及東亞之基督教徒	五十七
馬可波羅行紀沙海昂譯註正誤	八十三
諸蕃志譯註正誤	一百零一

宋初越南半島諸國考·····	一百三十七
關於越南半島的幾條中國史文·····	一百七十一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庫車阿克蘇烏什之古名

一九三三年通報一二五至一二二頁 伯希和 P. Pelliot 撰

勒苛克 Le Coq 在和色爾 Qyzyl 同碩爾楚克 Sorcuq 兩地所得的許多整葉或殘葉古籍、曾經呂岱司 Linders 在其中發現了幾段關係庫車 Kucha 地方史地的文字。註一

註一 參考一九二二年刊普魯士科學研究院紀錄二四三至二六一頁、呂岱司撰東土耳其斯坦史地考證一文。

其中庫車的梵名 Kucha 凡數見、這箇名字可以使人想到玄奘的屈支 Kuci、這不是梵名而已、不能說他沒有略微不同、而未梵化的土名、這箇地方我們已經知道

漢朝以來的漢名寫作龜茲，後來又有丘茲、丘慈、屈茨、幾種寫法，這些漢名大致可當一種 *Kuci*, *Kici* (*ci* 是) 土名的寫法，而不能作 *Kuci* 的對音。註二 呂岱司曾說現代庫車名稱的起源尚不明瞭，可是知道他在十七世紀初年已經有了，因為 *Benoit de Goss* 業已將他寫作 *Cucia*，其實在一三三〇年前後，經世大典已經將他寫作音同而字異的苦叉，但這不是蒙古語的譯名，我們不知道爲甚麼緣故，蒙古人將他寫作 *Kiisan*，這就是元朝祕史的庫車名稱，而經中國人轉譯作苦先曲先等等名稱的，其不可解，與將和闐 *Khotan* 寫作幹端 *Qdon* 的緣故一樣，這箇蒙古語曲先的名稱在 *Tamghli-Basidi* 撰述裏面是常見的，或者也是西藏大藏丹珠爾 *Tam-jur* 裏面一種經文中的 *Khu sen*。註三 我在此處不過言其大概，至若詳細說明，則須等待將來。

註二 龜字常讀若歸，而在此處讀若鳩，好像是想把這箇字譯寫中國沒有對音的土語韻母，其韻母或者是由是可以推測其原名是 *Kuci*，但是偶也有歸茲的特別寫法，我們要知道這箇字韻母在婆羅門字 *Brahmī* 裏面則作 *-yu-* 音的待遇，在迴紇字 *Onghur* 裏面則作 *-iu-* 音

的待遇，復次慈字同茨字是用強音聲母發聲的，好像是他的對音是 *Kiŋ* (—k) 這一種用強音字的寫法，又可推想到四世紀末年的拘夷寫法，這箇拘夷的對音，好像是 *Kiŋ* (這箇拘夷也曾用作拘尸那揭羅 *Kuśinagara* 的譯名，這是世人已經知道的。)

註三 可參照 P. Cordier, 西藏經錄三卷四三三頁。

呂岱司研究的殘片中有兩箇龜茲王，一箇名稱 *Vasuvāsas*，一箇名稱 *Artep*，皆不知爲何時人，此外呂岱司又證明烈維 *S. Lévi* 所考釋的 *Svarnate* (*Suvarnadeva*) 名稱不全，應作 *Svarnatep*，我從前根據中國載籍中的蘇伐疊譯名，已曾假定如此，現在將呂岱司的考釋互證起來，可見得是不錯的。

從前的龜茲，是塔里木河北邊的一箇最強的國家，然而當時在河以北的，尙不止一國，龜茲西邊較爲重要的第一國，漢代載籍名稱姑墨，玄奘記傳則名跋祿迦，從前哇特司 *Watters* 以爲西域記中的焉耆（今哈喇沙爾）名稱阿耆尼，好像是梵文 *agni* 的對音，此言火，而突厥語即名火曰 *yaqni*，遂以爲是焉耆一名之所本，他又以爲跋祿迦就是梵文的 *Bāluka*（應該作 *Vāluka*），此言沙，而突厥語 *qum* 亦

言沙、遂又以爲是姑墨一名之所本，這種考訂在音聲上好像是對的，所以我從前也曾採用，因爲在從前大家相信土耳其斯坦北部在任何時代皆是突厥區域的時候，這種說明好像是極自然的，可是自從發現了紀元初一千年間土耳其斯坦全部有若干印度歐羅巴系語言存在以後，這件問題就變成複雜的問題了，而且姑墨的古讀應作閉口喉音，其對音好像是 *qumaq* 或 *qumach*，而不是 *qum*，質言之，祇有蒙古語的寫法可以對照，而不是突厥語的寫法可以對照的，呂岱司在他的殘片裏面發現了一箇 *Bharuka* 國名，以爲就是跋祿迦國，註四設若他的考訂不錯，倒可省却許多難題，但是我恐怕這箇問題將來有一天還要發生。

註四 *Bharuka* 國名，在大孔雀經裏面同婆盧羯車 *Bharukaccha* 並列，烈維在他的大孔雀經夜叉

名錄裏面沒有特別說明，而 *Pöhting's* 的字典祇有一王名 *Bharuka*。

這箇地名在那連提耶舍 *Narendrayāśas* 譯的月藏經中作婆樓迦，此外或者還有一箇別譯，慧琳一切經音義（東京大藏爲字套十冊四六頁）說跋祿迦國出「末祿毘」玄奘西域記同新唐書西域傳也說跋祿迦國出細氈細毘，這箇末祿可

以說是跋祿迦的別譯。註五

註五 新唐書西域傳說跋祿迦小國也，又大食傳說東有末祿小國也，這兩箇末祿絕對不同，可是保不住新唐書沒有參錯。

上面所說的是梵化的國名，然而也有本地的土名，這就是漢代的姑墨，唐代的撥換、姑墨，這箇名稱，在唐書地理志西域十二州名裏面作和墨，然在賈耽道里裏面則作姑墨，這都是些古名新用，唐代土名業經不是姑墨了，可是我以為這箇名稱在四世紀末年尚還存在，當時庫車有一箇劍慕王新寺。註六我並不想在此處討論姑墨種種別譯名稱，然而我們要知道劍慕古讀似爲 *kamno* 或 *kanbo*，而姑墨就在此寺所在的庫車同溫宿國間，好像劍慕就是姑墨，或者是因印度有甘蒲闍 *Kamboja* 國名便將他拿來附會，同把 *Kusinagara* 的拘夷的古譯作爲庫車名稱的例子是一樣的。註七

註六 可參考一九一三年亞洲報第二冊三三八頁烈維撰文。

註七 我以為二八八年一部譯經，（鈎案即是大寶積經卷十中坐法護所譯密迹金剛力士會）裏面

的劍浮 Kanbo 國，也是姑墨國，這部經的譯年，南條目錄誤作二八〇年。

至若撥換的名稱，從前好多年我已經說明在 *Idrig* 地誌裏面見過，這一說我現在還未放棄。註八

註八 見一九〇七年通報五五三至五五六頁，斯坦因 *A. Stein* 在「西域」(*Serindia*)裏面說到

撥換時，並未引證此文，可是這篇考證是一九〇六年我在喀什噶爾 *Kashgar* 作的，其中有許多地方必須更正。

呂岱司在地理考證一方面未曾說到一種舊考訂，從前有人誤以爲姑墨在阿克蘇 *Aqsu* 同庫車的中間，這種考訂實無存在餘地，因爲姑墨就是阿克蘇，斯坦因在「西域」(*Serindia*) 一一九七頁曾經將關於此地的種種考訂悉爲列舉。

呂岱司所考的文件裏面，還有兩箇地名或國名，一箇叫 *Hippuka*，未詳爲何地。註九 一箇叫 *H. cyuka*（頭一箇韻母漫漶不明，或者是 *a*，或者是 *i, e, o*，然而決不是 *u*）呂岱司以爲可作 *Ho cyuka*，承認就是今日吐魯番一帶，從前高昌 (*Qo-qo*) 的別名，我以爲此說恐怕不對，考六世紀末年譯的月藏經著錄的國名婆樓迦

國後面有箇奚周迦國、烈維曾經將他還原爲 *Hejuka*（遠東法國學校校刊五卷二六三頁）可是周字古讀有開喉發聲，應作 *Hejuka* 或 *Hejyuka*，呂岱司所見的原名，應該這樣補正，高昌一說是不能主張的。註十

註九 鈞案月藏經畢宿二十五國裏面有箇奚浮迦國，恐怕就是他是對音，可是仍舊未詳國之所在。

註十 我以爲 *Hej* 韻母在此處婆羅門字母突厥文裏面應對 *He* 韻母，高昌 *He* 名稱裏面沒有這樣韻母，吐魯番的古地名在二八八年那部譯經裏面作前後國，就是從前的車師前後國，實言之，今之吐魯番同別失八里 *Hezbali*，關於前後國的解釋，可參考一九一二年亞洲報第一冊五七九至五八〇頁中我的說明。

然則奚周迦在甚麼地方呢？這箇國在月藏經裏面同婆樓迦國並列，婆樓迦國就是現在的阿克蘇，現在阿克蘇西邊的地方名稱烏什吐魯番 *Uc-Turfan*，吐魯番一名是後加的，古名祇有 *Uc*，這就是一三三〇年頃譯寫的「倭赤」也就是漢代的溫宿國，在唐時就叫「于祝」，註十一 祝字古讀有喉音收聲，其原名或作 *Ucuk*，我以爲梵化的名稱 *Hejuka*，*Hejyuka* 是從這箇于祝對音變的，註十二 復次我們

要知道溫宿之宿、古讀亦有喉音收聲、註十三或者可以主張溫宿古讀應對 *Utsük*、而且可對 *Utsük*、由是轉出于祝奚周迦兩名。註十四

註十二 參照沙畹西突厥史料九頁、斯坦因西域一二九九頁。

註十三 現在的和闐 *Khotan*、漢朝作于闐、元朝作幹端 *Qotan*、皆無呼聲、其故未詳、至若奚周迦之、同于祝之、相對、或者是吐火羅語常見的轉音讀法、烈維在一九一三年亞洲報第二冊三七二頁曾舉其例。

註十四 宿字有兩讀、一有喉音收聲、一有開口讀法、考賈耽道里又作溫肅、而此肅字古讀卽有喉音收聲。
註十五 還有一種用呼聲又不用呼聲的例子、這就是奄蔡同闐蘇兩名的讀法、設若這兩國就是 *Aoutsou*、中間還要加上希臘文所有的漢譯所無的 *h* 聲母。

這樣看起來、呂岱司所發表的幾種名稱、很有關係、我們還希望他將來更有發現。

中國載籍中之梵衍那

見 Godard & Huetin 合撰梵衍那之佛教古蹟第二冊（一九二八）伯希和附考

梵衍那 (Bāmiyān) 是一箇古名，乃是從中世波斯語 (pehlivi) 撰述 Bundahēs 中的 Bāmīkān 同 pseudo-Moise de Khorène 地誌中的 Banīkan 變化而來，這是一箇伊蘭 Iran 語的名稱。^{註1}

註1 參考 E. W. West, Pahlavi texts, I, 80; Marguier 伊蘭考 (Eransahr, 92)

此地在中國史籍中最先著錄者，就是北史卷九七吐呼羅 (Tukharestan) 傳，據云：「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 (Bāmiyān) 西至悉萬斤國 (Samarkand) 中間相去二千里。」馬迦特 (Marguier) 在他所撰的伊蘭考裏面（二二四頁）曾據魏書卷一〇二引證此文，可是魏書的西域傳已佚，今本西域傳乃是中世紀時人從北史抄補的，如此看來，魏書同北史的西域傳同出一源，其文大致記述六世紀末年以前的事，然則此條是何時的記載呢？馬迦特在後來所撰的 Wehrod

und der Fluss Arang, p. 38, (這部書從未完篇,刊本祇到一六〇頁)中,祇引北史不言魏書,曾說從「代」計里,好像所本的是四九四年元魏未從代遷都洛陽以前的一種史源,就嚴格說,境界的紀錄同距離的紀錄得無關係,可是此處將四至混淆不清,註二然而我以為此條所本之源,極像是四九四年以前的,由是至晚在五世紀時,中國人業已知道梵衍那的名稱了,此種譯寫 Bāniyān 作范陽的方法,不無困難,因為范陽讀若 Ban-yan,可以適應梵衍那的現在名稱,然而古本中尚有 Bānikān 同 Bānikan 兩種寫法,則應承認此名在中世波斯語中從 *h* 變 *y*, 在五世紀時已然了,馬迦特(伊蘭考)一五頁)以為若是「陽」字有 *ʃ* 音發聲,則可持此說,他後來在 Wehrod, p. 36 中又說較晚的譯名帆延之「延」古讀有 *ʃ* 發聲,遂承認陽字從無此種發聲,其實這箇問題,比他所說的更較複雜,「延」字在較近譯寫中,常在摩訶延 (Mahāyāna) 同那羅延 (Nārāyaṇa) 兩名中用之,則可見其確無 *ʃ* 音發聲,此外陽字固然從未有此種發聲,然在此處用陽字譯寫亦不甚恰當,因為收聲之 *-n* (*-ng*) 在 Bāniyān 名稱之中,當然無有,其實魏時所用

的寫法是有傾向的，因為范陽是河北一故郡之稱，因其習用，所以採用以名 *Bān-yān*，則對於此名鑑定不可過嚴，我以為 *Bān-yān* 於五世紀時在東伊蘭地方已讀作 *Bān-yān*，頗有其可能，從范陽的譯法上，可以作此假定，再從七世紀初年的譯法上，可以證實此說。

註二 范陽同悉萬斤實在吐呼羅的南方同北方，而不在其西方同東方，可參考伊蘭考二一五頁。

魏唐之間著錄這箇梵衍那名稱的，據我所知，是隋書，這是記載五八一至六一七年的史書，此地名在其中凡兩見，註三馬迦特曾將隋書卷八三的一條指出（*Wohl-rod*, p. 36）據說漕國（*Zabulistan*）北去帆延七百里，隋書不用北史的范陽而作帆延，其對音應讀 *banyān*，此外隋書卷四著錄大業十一年（六一五）入貢的許多國名（有幾箇國名是新名），其中有一國名失范延，這也是梵衍那的名稱，至在玄奘記傳裏面，則作我們常用他替代 *Bān-yān* 一切漢名的梵衍那，同梵衍，玄奘譯名的對音，好像是 *Bān-yān*，或與此相近的對音。

註三 鈞案隋書卷六七裴矩傳亦作帆延。